

日本卷·下册

Classical

世界侦探小说

经典

WHODUNIT

云南人民出版社

天树征丸 横沟正史 松本清张 森村诚一 赤川次郎

江口乱步

目 录

歌剧院谜案	天树征九 著
序 幕	/ 3
第一章 歌剧院饭店的邀请函	/ 4
第二章 上鲁洛塔	/ 17
第三章 密室剧场	/ 28
第四章 令人迷惑的凡多木	/ 52
第五章 菲利蒲伯爵在湖中	/ 67
第六章 “约瑟夫·迪凯，被吊死——”	/ 81
第七章 真 相	/ 94
终 幕	/ 111
新东方快车谋杀案	森村诚一 著
第一章 传奇的列车	/ 117
第二章 被呵护的妻子	/ 125
第三章 不可侵犯的丈夫	/ 134
第四章 可疑的白骨	/ 141
第五章 武装的新欢	/ 147

第六章	古遗址的死尸	/ 155
第七章	嫌疑的顺序	/ 164
第八章	双重身分	/ 168
第九章	串连的尸体	/ 182
第十章	现场的异物	/ 192
第十一章	私通的动机	/ 204
第十二章	重逢的根基	/ 218
第十三章	另外的动机	/ 225
第十四章	逆转的“百分之百的偶然”	/ 231
第十五章	充满杀机的共同点	/ 235
第十六章	被切断的连接点	/ 244
第十七章	通向地狱的路口	/ 252
被玷污的书		松本清张 著
		/ 257

歌剧院谜案

天树征九著

强员寅文，利本业开日，而却犯谋杀。
十船来前暴匪，土台裹王，
一田金早农……
突毛凶，毒



内 容 简 介

小岛歌剧院酒店开业之际，女演员能
条圣子离奇地死在舞台上，应邀前来的十
几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少年金田一
困惑之际，凶案接二连三地发生，凶手究
竟是谁……

序 幕

这个男人脸上,有很大的一道伤疤。

他站在窗边,注视着笼罩在晨雾中的海角。确切地说,是注视着立在海角上的那座坟墓。

窗外,大海出奇的平静。

恐怕是因为有一层浓浓的雾气吧,它才显得那么平静。就像人心一样。人们不是经常表面上笑得很开心,而心底却埋藏着仇恨和愤怒吗。

突然,雾气被风吹散了,那座坟一下清晰起来。

那块墓碑啊。

那就是这个脸上有伤疤的男人独生女儿的墓。

他望着那个还很新的、砂岩砌的坟墓,摸了摸脸上的伤疤。

这疤从左眼角一直延伸到鼻翼,十分显眼。

男人看上去还不到六十岁,眼里闪动着智慧的光芒。他浅黑的脸上只有一些细小的皱纹,而那疤痕却泛着青紫,肿胀着,很是刺眼。

如果治疗得当的话,本不会留下这么明显的疤痕。可是他却连伤口都没缝。

对于他来说,这是后悔的十字架,他要永远背着。

风吹得窗玻璃嘎拉拉地响。从旧窗框的缝隙里,充满海腥味的雾气涌了进来。

好像是被雾气呛着了,他轻轻咳着离开了窗边。

这个男人的名字叫黑泽和马。

他就是这个“歌剧院”饭店的老板。

第一章 歌剧院饭店的邀请函

1

“阿一！快点起床！”

妈妈尖锐的喊声一下刺穿了金田一的耳朵。

“啊——！？”金田一从床上蹦起来，衬衫和短裤已经迎面飞了过来。

“你还想睡到什么时候啊？美雪都已经来了！”

“啊？什么……暑假结束了？又……又开学了？”

金田一慌慌张张地脱下充当睡衣的T恤衫，睡眼惺忪地说道。他妈妈则捡起丢在地上的牛仔裤继续朝他扔了过去。

“啊，好疼！”

昨天脱的时候忘了摘皮带，现在正被皮带扣打在了脑门上。

“还没睡醒呢你，不是要去旅行吗，今天，那个叫什么‘歌剧院’的饭店不是邀请你们了吗？”

“啊！现在几点了？”

“已经八点了。”

“什么，怎么不早点叫我！”

“行了行了，你赶快把衣服换好下去吧。美雪来了有一会了。行李我帮你收拾，你去吃点面包。”

“知道了知道了。我要换内裤，拜托您先出去一下嘛，妈。”

“好，好。”

七濑美雪正站在金田一家的玄关看着手表。

从二层不时传来吼叫、悲鸣和脚步声。

“真该再早点来呀！”美雪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看了看门口的穿衣镜。

这件镶着花边有点成人化的白衬衣是特意为这次旅行买的。而这对白色的低跟鞋也是因为去“歌剧院”要吃正式的西餐，磨了妈妈好半天才买下来的。还有这条花短裙，出门的时候被邻居家的姐姐夸了半天，说是很可爱呢。

“这样的好日子，可不该有人生气啊！”美雪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微笑道。

不一会儿，天花板传来“吧嗒吧嗒”的脚步声，接着金田一的妈妈满面笑容地走了下来。

“真对不起啊，美雪。哎呀，你怎么还站在门口不进来哪？阿一正上厕所……我给你倒杯茶吧。”

“不用了，阿姨，反正马上就要走了。”

美雪正说着，却被金田一打断了。

“让你久等了——”金田一抱着耐克旅行包走下楼梯，和他妈妈一样满面笑容。

“阿一，面包！”

“啊，拿给我吧，我边走边吃。好，可以出发了，美雪。”

金田一说着举起包想要背上。

“嗯……那个，阿一？”美雪转开目光，手指向金田一两腿之间。

“——那个，快拉好！”

“啊？”

金田一低头看了看。

原来裤子的拉链没有拉上，里面的东西即使是隔着窗子也……

“啊……这个这个。哈哈哈哈……”

金田一满不在乎地笑着，手却迅速地拉上拉链。

哧溜……

“——！”

金田一还没来得及叫出声，背包已经掉下来了。

2

咯噔咯噔，金田一和美雪乘坐的火车驶进了站台。

这里是伊豆半岛的东南端，一个人烟稀少的乡间小站。

破旧的、已经生锈的车门终于打开了。八月末浓重的暑气一下子涌了进来。

火车和站台之间的距离很大，不过金田一还是一步就跃了过去。篮球鞋的鞋底踏在已经残破的水泥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报站名的广播和发车的铃声几乎同时响起。

“干什么呢，美雪，快点下来呀，车要开了！”金田一着急地回头说道。

美雪拉长了脸下了车，跟在金田一身后朝检票口走去。

“我说，你还在为早上的事生气啊？”金田一不耐烦地看着故意保持着距离的美雪。

“也不是。”美雪看着别处回答。

“不能怪我吧，我又不是故意要让你看见……”

“我说了不是为这个！”

“那到底为什么？”

美雪突然加快了脚步，赶上走在前面的金田一，盯着他说道：“阿一，你真的只有这一件衣服？”

“是啊。”

“真让人没法儿相信。”

“我也没办法呀，走得那么急。反正带了换洗的内衣，没问题的。”

“要住四天呢！还有，晚上要吃正式的西餐，可你只有牛仔裤……”

“笨——蛋——现在说什么都不管用了。再说爷爷不就是去哪儿都那一身打扮吗？”

“时代不是变了吗？傻瓜。”

金田一的爷爷金田一耕助，是很有名望的大侦探。也就是说金田一是被誉为天才的名侦探的孙子。

的确就像解开了无数疑难案件的爷爷，金田一虽然才高中二年级，却已经以其超人的推理能力侦破了几宗案件，轰动了警视厅。

金田一之所以被“歌剧院饭店”邀请，实际上也是缘起上次发生在这里的一件谜案。

侦破那桩轰动一时、可怕之极的连环杀人案的少年，除了金田一还能有谁呢。

发生那场惨案的旧剧场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全新的歌剧院。

为了庆祝新剧院的落成，饭店计划举行一场只有内部人员参加的纪念演出，而金田一是第一个接到邀请的。

“不过美雪，你爸妈可真是理解人。”

金田一一边从裤兜里掏出皱巴巴的车票递给检票员一边说道。

“什么意思？”

美雪把那个比金田一还大一圈的背包放在地上，正从小挎包里找票，听金田一这么一说就抬起头来问道。

“不是吗？居然让还是高中生的女儿和男人一起去旅行。”

“男人？你是在说自己吗？”

“还有别人吗？”

“扑……你在说什么呀？”美雪笑出声来。“——又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因为我们从幼儿园就在一起了。我爸妈一点都不在意阿一是男生。”

“也许吧……”金田一无趣地接道，感到有些失望。

本来他还暗自揣测美雪是撒了谎，跟她爸妈说表演班的同学一起去什么的才能来的。

金田一忽然为自己这种猜测不好意思起来，同时也想起出门前慌张张塞进牛仔裤后兜的“橡胶制品”。



那东西鼓鼓囊囊的会不会隔着裤子也能看见？走路的时候会不会露出那明显的锯齿边缘？

站在车站前等车的金田一一会儿慌张地摸一下屁股，一会儿又掉转开身子。

“啊，真想干脆扔了。不过，要是万一……”

金田一时而兴奋时而沮丧地正走来走去，忽然迎面一声汽车警笛响。

“唉！让你们久等了。”

一辆写着“静冈县警”的警车停在面前。随着助手席的车窗摇下，一个中年男子伸出头来，他的胡子没怎么修剪，一张脸也是有棱有角的。

啊，这个“老头”也要跟我们一起去？这么说来，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受到邀请呀。

“可是让我们等了半天了，剑持老头！”金田一现在反倒觉得松了一口气。

“哎呀，抱歉抱歉。本来只想顺便去静冈警署为上次的事道个谢的，没想到就被拉住吃了饭……”剑持警官边说边爽朗地笑了起来。

这位警视厅的剑持警官和金田一正是因为那件发生在“歌剧院饭店”的连环杀人案才相识的。

据说剑持也因为一个人解决了那桩发生在孤岛饭店的离奇案件而得到了警视总监奖。

不过事实上侦破案件的是金田一，于是，从那以后，这位警视厅搜查一科——杀人科的剑持警官对金田一也不敢趾高气扬了。

剑持警官这次也受到了邀请。

“快上来，上来。——哎，你现在送我们去港口吧。”

剑持稳稳地靠在椅背上指使着身穿警服的司机。简直把警车当成出租车了。

金田一知道剑持虽然长得比较严厉，待人还是挺和气的，如今他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真让阿一有些奇怪。其实说到警视厅搜查一科的警官，那可是警察部门一线中的一线，对于一个穿制服的乡村警员来讲，可谓是云层之上的人物了。

这么一个乡村警员会如何看待把云层之上人物唤作“老头”的金田一呢？说不定还会以为他是警视总监的公子呢！

走了一刻钟的田间小道，就看到了一个小渔港。

在脏兮兮的渔船之间，停着一艘很扎眼的白色快艇，上面写着“凡

多木号”。这艘十五人乘的快艇是“歌剧院”所在的小孤岛——歌岛与大陆之间的唯一交通工具。

“好久不见啊！”

“歌剧院”饭店的老板黑泽和马一如既往地温和地笑着出来迎接他们。

黑泽左边的脸颊上那道很明显的伤疤，使这张温和的脸总是现出一些阴翳。

“这个疤吗？哈哈哈，有时也有恐怖的客人呀。我可不是说这里有黑社会，你不用担心。”黑泽曾经大笑着这样说道。

金田一就喜欢这样什么都不在乎的黑泽。

“希望能再见到他。”金田一一直这样想。因此接到黑泽的邀请函时，金田一真的很高兴。

那些一起来过这所饭店的同学，都因为这里曾经发生过杀人案而断然拒绝了邀请。

结果事情就变成只有他和美雪两个人来了。

快艇上除了金田一他们三人和黑泽和马之外，还有两个男子。他们就坐在金田一的对面，小声地谈论着什么，还不时从喉咙里发出“咯咯”的笑声。

由于刺耳的发动机的声音，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不过从那目光和表情看来，他们好像是在评论美雪。

其中一个留着齐肩的长发，脸上线条很分明，也就二十岁出头的样子，个子很矮，脸色也不怎么好看。由于穿了一件和他黑红脸色很不相配的鲜艳的橘黄色短斗篷，更显得肤色很不健康。特别是从他那斜着嘴角、谄媚的笑容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精于算计的卑鄙小人。

另一个皮肤很白，稍有发胖，如果他瘦一些的话倒并不难看，只可惜肚子和下巴上全是脂肪。他似乎比长发的那个要年长一些。不过眼睛总是贼不溜秋地到处乱看，是个有点神经质的人。

“我好像见过那个有点胖的人。”美雪在金田一耳边悄悄说。

“是吗？他是谁呀？”

“好像是‘幻想’剧团的演员。我曾经去看过几次他们的演出。”

“哦？不愧是表演班的呀！知道的还真多。”

“阿一你不也是表演班的成员吗？”

“我？我只是偶尔去帮一下忙而已，我可不觉得我是什么成员。”

“怎么……”

“哎，你们对表演有兴趣？”突然那个稍胖的男人朝美雪探着身子问道。

“——高中生？啊，你就是黑泽老师说的那个大侦探吧？”他盯着金田一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

他笑的时候露出排列得很整齐的牙齿，连最里面的牙也能看得一

清二楚，让人觉得他很下流。

“哈哈，那个……那么你们是？”

这人过分的热情，金田一和美雪都不由得有些吃惊。

“他们是我以前的学生，金田一君。”黑泽这时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说道。

“学生？老板，你原来在学校里做老师吗？”剑持警官问道。

黑泽露出白白的牙齿答道：“哈哈哈，不是不是。四年前我还在那个剧团演出，他们两个就是我那时收下的，现在可都成了优秀的演员了。这次演出还是我把他们强拉来帮忙的。其实他们三天前就来排练了，今天是去镇上买点东西。”

“啊！那么老板您，不会就是‘幻想’剧团的黑泽和马吧？那个大名鼎鼎的？”美雪兴奋得大喊起来。

“哎呀，什么大名鼎鼎的。”

“真的吗？我怎么一点儿也没看出来？”

“什么？老板曾经是个名人吗？”金田一问道。

这回轮到那个长头发的男人探着身子说道：“我说你不觉得失礼吗？‘幻想’的黑泽和马老师以前可是全日本数得着的表演大师啊。老师改革了现代演剧，事业上又很成功，可是了不起的演员。他的表演范围之广和变化之丰富，即使是现在也无人能及呀！《歌剧社怪人》这部戏，他就尝试了八种不同的表演，而且全都成功了。知道吗，你们？《歌剧社怪人》？”

金田一和美雪对视了一下，谁也没有回答。

他们当然知道这歌剧的事情，而且恐怕一生都无法忘记。因为那正是曾经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惨案的缘由。

“不知道吗？唉，现在的孩子呀。那是盖斯顿·路鲁有名恐怖小说。

“在巴黎‘歌剧社’剧场的地下住着一个怪人凡多木，他爱上了美丽的歌剧演员克里斯蒂奴，为了实现爱情他不断杀人。虽然只是个很普通的故事，却被多次改编，在全世界，比如在伦敦、在纽约的布劳得大街，作为舞台剧、音乐剧的素材被搬上舞台。

“黑泽老师的《歌剧社怪人》上演时，连布劳得大街的表演家也特地赶来观看。我们作为黑泽先生的第十二期学生，这次就是要纪念第九次——”

“好啦。真烦人，绿川，你也太爱说话了吧，闭嘴吧。”稍胖的那个口气严厉地打断了穿橘黄色斗篷的绿川。绿川悻悻地住了嘴。

“不好意思，这家伙就喜欢说起来没完。啊，对了，他叫绿川由纪夫，我叫泷泽厚。那个女孩儿好像知道我们，我们是‘幻想’的演员，请多关照。”泷泽厚向目瞪口呆的金田一和美雪介绍了一番。

“啊，哪里哪里……我叫金田一，这是七濑美雪，请多关照。”金田一

一边搔着头，一边说道。

对方没有回答。泷泽厚和绿川又开始了窃窃私语以及从喉咙中发出“咯咯”的笑声。

“哎，美雪。”金田一傻着脸在美雪耳边说，“——你还是别总想着往演戏里面钻了。”

这时船的速度一下子慢了下来。发动机的声音也变小了，取而代之的是“哗哗”的海浪声。

“马上就要到了。”黑泽转着方向盘说道。不知什么时候，高高的崖壁已经矗立在眼前了。

崖顶上有一座刷着嫩芽泛出新绿的黄色和炫目的纯白色外墙的建筑。

“快看呀，阿一！”美雪打开窗子，一边捂着被风吹起的头发一边说，“这就是‘歌剧院’……”

突然，金田一的心头涌上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似乎是回到了思念中的故乡，又似乎是被推入不想再进的地狱之门。这种感觉金田一凭直觉能够知道。

这就是不祥之兆。

“歌剧院”静静地、俯视着这些来访者。

4

“歌剧院”饭店所在的小岛漂浮在南伊豆的海浪中，周长只有一公里左右。岛上大半是草坪，树木稀疏，这是一个四面环海的真正的孤岛。直到明治时期被一个富翁买来建造别墅，之前，这里一直是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之后，别墅的主人换了好几任，最后一位主人死后这里就荒弃不用了。十年前现任主人黑泽把这里连同小岛一起买了下来。他用了六年时间一点点地改建荒废了的别墅，在四年前把这里建成饭店开始经营。

“歌剧院”饭店的周围有修剪良好的欧式花园，简直就是一个欧洲贵族的宅邸。主建筑是庄重的乔治亚风格，大门两边装饰用的柱子突出着这一风格。外墙则刷了泛着新绿的嫩芽黄及纯白色。

“真美啊！”美雪仰头看着面前的“歌剧院”赞叹道。

“简直是……”剑持警官也感叹道。不过他心中却是另一种感慨。

就这样，金田一他们一行三人再次来到了这“悲惨的地方”。

一起乘快艇来的那两个演员下船后就消失了。

“好，我这就领大家参观一下新剧院吧。”

黑泽说着推开了白色的大门，里面一个二十出头系着围裙的男子正走出来。

“呀，老板。”他说道。

“怎么了，江口君？”

“饭菜准备好了，我正要去叫能条君……”“能条君恐怕还在剧场。我一会儿顺便去叫他。你去帮忙找找另外两个人吧，他们刚才还跟我们在一起——”

“好的。”江口说完仍是系着围裙出去了。

“这个人也是演员吗？”美雪问黑泽。

“不，他叫江口六郎，是W大学的学生。一到暑假就来我这儿打工。他工作很用心，可是帮了我的大忙。——来，大家都请进来吧！”

走廊里铺着一色的红地毯，华丽的淡粉色花朵图案的窗帘与那欧式的落地窗相得益彰。能让人联想起这里曾经发生过杀人惨案的东西可是一样也找不出来。

走进大门，左边是内院，右边是走廊，一直下去就是连接剧场与饭店的通道。

剧场入口的大门还没有最后完工，连个像样的锁都没有。只在门把手上挂了一个很普通的铁锁。

“剧场里没什么值钱的器材，有这么一个小锁也就够了。不过就是不太好看，我想过几天买一个好一点的锁换上。其实这把小锁也一次都没用过呢。哈哈哈哈。来来，快请进来。”黑泽这么一说，大家就全进了剧场。

“哦，可怜的艾莉克。至少该为你高歌一曲！”

一个女人的高音在剧场里回响。

舞台上排成半圆形摆着五把椅子，其中三把上分别坐着两女一男。

“啊！那个坐在中间的不是能条光三郎吗？”美雪简直比台上的演员声音还大。

“还有还有，短头发的是加奈井理央，剩下的那位应该就是能条光三郎的夫人能条圣子！”

“怎么，这些都是名人吗？”金田一问道。

“当然了，他们都是‘幻想’剧团新一代的明星呀！”

由于美雪不停“啊啊”地叫喊，舞台上的演员都停下了排练。

“笨蛋，你这家伙太吵了。啊，对不起，她是话剧迷。”金田一说着敲了一下美雪的头。

“哈哈哈哈，没关系。反正要吃午饭了，我们也正想该结束了呢。”

坐在两个女人中间的能条光三郎爽朗地笑道。

聚光灯下能条的笑容让金田一大吃一惊。旁边的美雪眨着眼睛更是一脸陶醉。

能条的俊美让同是男人的金田一也目瞪口呆。

他体格魁伟，五官却很清秀，皮肤是健康的浅棕色，头发稍稍卷曲。他的一举一动潇洒得让人联想起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那鲁西斯，让人

不由发自内心的赞叹。

“唉，本来想把这一幕多往下排一点儿的。”短头发娃娃脸的加奈井理央边说边做出夸张的手势。她的手脚都很长，即使是一丁点儿的动作也显出与众不同的优雅。虽然身材瘦削，该突出的地方却很丰盈，真是完美的比例。青春和华美洋溢在她身上，即使那脸孔并不特别美丽，还是让你不能把目光轻易移开。

和她相比，旁边尖刻冷漠的能条圣子则大不相同。圣子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可是却傲慢得让人难以接近。

“算了吧。反正三点还要排练，那个时候再说吧。我可是有点儿饿了。”能条圣子说道。

“不过……圣子你演的那么好当然没关系，可我——”加奈井理央说。

“你是在讽刺我吧？”圣子一下翻了脸。

“不，不是，我……”

“我可告诉你理央，只要我和爸爸说一声，你就得离开剧团。别刚出了点儿名就在这儿耍威风。”

“什么要威风……我只是想，连黑泽老师都要参加演出，我一定得拿出最好的表演来，再说克里斯蒂奴的台词又那么多——”

“什么意思呀，你说这个。凭什么让你演主角，我却演反派。别因为有黑泽老师欣赏，你就飞到天上去。真是的，我是卡鲁洛塔，你倒成了克里斯蒂奴了。这种戏还排什么！”说着，圣子把剧本重重地摔在地上。

“别再闹了，圣子，当着这么多客人呢！”能条紧皱眉头斥责道。

“看看，你又帮着理央。果然你——”

啪啪，不知是谁拍了两下手。

“好了，大家都别再说了。”

原来是黑泽和马。

“餐厅里饭菜都准备好了，你们先去好吗？我们也马上就过去。”

这三个演员于是都闭了口，黯然下了舞台，朝黑泽点点头，又分别说了一句：

“那我先走了。”

随后就出了剧场。

“了不起。真是专业的演员……”美雪脸颊泛着红晕，兴奋地说道。

“怎么说呢，真厉害。嗯，恐怕是相互之间在较着劲儿呢……”

“算了吧，我看就是争风吃醋……”金田一说道。

黑泽强作笑脸，接道：“哈哈……可能因为他们是同期的学生，互相之间竞争意识太浓了。”

“同期的？可是看上去岁数不大一样啊。”金田一马上问。即使是很小的细节金田一也从不轻易放过，这就是金田一的性格吧。

“加奈井小姐才过二十一岁。四年前她成为我学生的时候，还只是个十七岁的高中生。圣子小姐二十五岁，最年长的是能条君，二十七岁。学习表演跟年龄可没多大关系，这和上中学、上高中不太一样。还有人四十岁了开始学表演的呢！”

“哦……”

“来，我领你们简单参观一下吧。”

5

这个新建的剧场是一个能坐五十人左右的小型剧场。进深大概二十米，舞台也就六七米宽，比以前的那个可是小了一圈。

由于是剧场，所以没有窗子。出入口只有座席后面正对舞台的大门，也就是刚才进来的门和舞台对面右手边一个用来搬运器材的小门。

那个小门有两扇门页，看上去很结实，而且还上着锁。

“啊，真少见呀！”美雪看着座席两边挂的很大的装饰画说道，“在剧场里还挂着画。不过，真好看。”

“这幅画是我刚才那些学生们为了庆祝新剧场建成送来的。”黑泽指着舞台右手边巨大的现代派油画说道。“怎么样，还不错吧，在剧场里挂油画？本来就没有窗子，再不挂些画，灯亮起来的时候就太难看了。”

“那，那边那幅少女的画呢？”金田一问道。

那是一幅短发少女的画。

即使是在昏暗的剧场里，也能看出画中少女的肌肤极白。她的头发剪得像男孩一样短，可是那柔和的肩膀和恬静的面庞却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女孩子。她穿着一件普通的粉色衣裳。还有，那微微隆起的胸脯。这大概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吧。

“哦，那幅嘛，是这里的一个老顾客，很久以前我就认识的一位画家画的。他叫间久部青次。他自己要求把这幅画挂在这儿的。就是和右边那幅不太协调——”

“是吗——不过，画得真好。画上的人是谁呢？”

听金田一这么一问，黑泽的脸上迅速地掠过一层阴云。

“那是我……死去的女儿。”

金田一心头一沉。

“你怎么还是刨根问底儿的一点儿都没变呢？”剑持说着杵了金田一下。

“被你说着了——”

“哈哈哈。别放在心上。”黑泽紧接着说，“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

说完，他已笑着朝剧场门口走去。

“下面我带你们去看看剧场的设备。因为也没花多少钱，所以剧场

是小了点儿，可设备都是一流的哦！比如说，这个——”

黑泽说着按了按门边的开关。于是整个剧场全暗了下来，只有舞台上灯火通明。

“哦——”

“真棒！”

金田一和美雪都不由发出感叹。

那是一个巨大的吊灯。

虽然它本身没多少光亮，可是无数的水晶和玻璃将光线反复折射，分外夺目。

这是一个直径将近两米的华丽的吊灯。

“这本来是原先的剧场中座席上方的吊灯，我又稍稍加工了一下，安上了很多水晶、玻璃什么的，就成现在这样了。”

“哦，不过为什么要那么费劲儿的在舞台上安吊灯呢？”金田一不合时宜地问道。

黑泽回答：“因为我的舞台不能缺少吊灯。”

“……？”这是什么意思，金田一一时之间还不能明白。

“好了，我们现在去休息室喝杯茶吧。”黑泽说着关了吊灯，重又打开了剧场的顶灯。

“嗯，老板。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可以吗？”美雪说道。

“当然了！”

“这个剧场，舞台的进深好像特别深吧。以前那个，就普通多了……”

的确，这个舞台的进深与宽度不太成比例，几乎是成了一个正方形。后面以及左右两面都挂着森林的背景画。从座席看过去，舞台倒真像是个大森林。

“七濑不愧是表演班的呀，就是不一样。”

“哪里，哪里……”

美雪不好意思地用手捂着脸，她从小就有这个习惯动作。

“因为人力和财力都不够，就只有尽可能的不用太大的道具。我们做了很多背景画叠在一起，所以舞台的进深也就得大一些了。”

黑泽说完带金田一他们三个人进了一间写着“操作室”的小屋子，他又动了一些开关。

“请大家看舞台。”

黑泽话音刚落，舞台上森林的背景画已经开始向上升起。

而那后面则出现了另一幅画。

“是……砖墙……？”

森林的背景完全消失后，舞台就被红褐色的砖墙包围了。

这时舞台与座席之间又有一帘垂幕落下，仔细一看，竟是一张网很大的网。